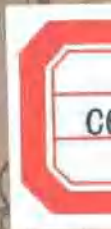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千

羽

鶴

李	川
永	端
熾	康
譯	成
	著

千羽鶴



走進鎌倉圓覺寺境內，菊治仍然猶疑不定，不知該不該去參加茶會。時間已經遲了。

栗本近子每次在圓覺寺後面的茶室舉行茶會，菊治都會接到請帖。但是自從父親去世後，沒有來參加過一次，他認為那只是因亡父情誼而發出的請帖，便也置之不理。

可是，這次請帖卻附了一句，希望他來看一個小姐——她的門生。
看了請帖，菊治不禁想起近子的痣。

大概在菊治八九歲的時候，跟父親到近子家，近子正在飯廳裸露胸部，用小剪刀修剪痣毛。痣占了左乳房的一半，直向心窩擴展，有手掌般大小。也許那黑紫色的痣長了毛，近子才用剪刀修剪。

「哎呀，跟少爺一起來了？」

近子狀頗訝異，想合攏衣襟，又覺慌慌張張遮掩起來不好看，便微微轉過膝蓋，從容把衣襟插進腰帶裡。

似乎是看到菊治才驚訝，並不是對父親有所顧忌。下女到玄關應接，近子理當知道菊治的父

親來了。

父親沒有走進飯廳。坐在隣室。那是客廳，教授茶道用的。

父親望着壁龕上的掛軸，含混地說：

「給我沏碗茶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回答後，近子沒有立刻站起來。

菊治已經看見，近子膝上的報紙掉了男人鬚子似的毛。

大白天，老鼠仍在天花板上騷鬧不停。桃花在靠近走廊的地方綻放。

坐到爐旁，近子有點茫然地沏着茶。

十天後，菊治聽到母親好像揭發驚人祕密似的，告訴父親說，近子因為胸前有痣才不結婚。

母親以為父親不知道。母親狀頗同情，臉露悲哀神色。

「嗯。嗯。」

父親半吃驚似地附和：

「不過，即使丈夫見了，也不打緊吧。要是知道了再娶。」

「我也這麼說，不過以女人而言，總不好說我的胸前有顆大痣。」

「已經不是小姑娘了。」

「到底不好說出口。若是男人，即使婚後才知道，妻子也許仍會一笑置之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讓你看過那痣嘍？」

「說什麼嘛。別胡說。」

「只是聽說的吧？」

「今天來學茶道，談了許多話……。終於趁興告訴了我。」

父親默然不響。

「要是結婚，男方會怎麼樣？」

「也許會不喜歡，又不舒服。不過，這種祕密一旦成了樂趣，說不定也有它的魅力。也許因為有缺陷，反而有好處呢，何況那也不是什麼大毛病。」

「我也安慰她說，那不算毛病。不過，她說痣蓋到奶上了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想到有孩子要餵奶時，就覺得非常難受。丈夫還無所謂，可是爲了奶娃……。」

「那是說，有痣就不會出奶水？」

「倒不是……。讓吸奶的孩子看見，很難受呀。我倒沒有考慮到這些，不過替她本人想一想，從娃娃生下來那一天就得吸奶；從眼睛能看東西那一天就得看東西，看到的可能就是母奶上有顆醜陋的痣。而世上的第一印象、母親的第一印象卻是乳房上醜陋的痣——這印象可能會深刻得糾纏孩子的一生。」

「唔。這是過慮。」

「要是這樣，可以餵牛奶，可以雇媽媽。」

「即使有恙，只要會出奶水就行啦。」

「可不能這麼說。我聽了都流出淚水哪。想來確也沒錯，要是我們菊治，我才不想讓他吸有恙的奶哪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

菊治對假裝不知的父親極感氣憤。菊治見過近子的恙，而父親竟然不把他見過恙這件事放在心裡，菊治深感厭惡。

從那以後，已經過了將近二十年，想起父親那時也許很尷尬，菊治不禁苦笑。

菊治過了十歲以後，常常想起母親當時說過的話，擔心有異母弟妹，吸那有恙的奶。

菊治不僅害怕另有弟妹，還覺得那樣的孩子很可怕。而且，菊治不時感覺到，那孩子吸了大恙上長毛的奶，一定會像魔鬼那麼可怕。

幸而，近子似乎沒有生孩子。要是胡猜亂想的話，也許是父親不讓她生孩子；而那讓母親流淚的恙與乃娃的話，也可能是父親向近子灌輸，不想讓她生孩子的藉口。總之，無論父親生前死後，近子的孩子都沒有出現過。

菊治跟父親一起看到那恙以後不久，近子就把這秘密告訴了菊治的母親，這可能是想在菊治告訴母親之前先發制人。

近子一直沒有結婚，難道是那恙支配了她的一生？

然而，菊治也不能消除那痣給他的印象，說不定會跟他的命運發生關聯呢。

近子說想利用茶會讓他去見一個小姐，那顆痣又浮現眼臉。菊治突然想到，既是近子介紹的，想必不會是什麼冰清玉潔的小姐？

父親難道不會常常用手指去抓近子胸前的痣嗎？父親也許曾經咬過那顆痣，菊治胡思亂想。現在，在小鳥婉嘯啼鳴的山寺中行走，這妄想仍從腦海中掠過。

可是，菊治見了那痣後，又過了兩三年，近子不知為什麼越來越男性化，現在已完全變成中性了。

今天的茶會席上，想必還是那麼活躍。那有痣的乳房也許癢下來了。想到這裡，菊治不禁失笑。這時，有兩位小姐從後面匆匆走來。

菊治讓路般站住，問道：

「栗本女士的茶會是從這條路往裏走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兩位小姐同時回答。

不問也可以知道，而且從小姐的和服也可以看出通往茶會的路。菊治是爲了讓自己下定決心到茶會去，才這樣問的。

那個手拿包巾的小姐很美。包巾的桃色縐綢上印着白色千羽鶴。

2

兩位小姐換穿布襪，準備進入茶室時，菊治也到了。

從小姐的後面往裏瞧，八疊大的房間，膝連膝坐滿了人，彷彿儘是衣着華麗的人。近子一眼看到菊治，忽地站起來。

「呵，請進。稀客！歡迎，歡迎。從那邊進來好了。」

指着靠近壁龕那邊的紙門。

屋裡的女人彷彿一齊回頭觀看，菊治的臉慢慢紅起來：

「全是女士們？」

「是的，男士也有，先回去了，你可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哩。」

「不是紅。」

「菊治先生有紅的資格。準沒錯兒。」

菊治揮揮手，表示要繞到對面的入口進去。

小姐把穿來的布襪裝進千羽鶴包巾，一邊有禮地站着，讓菊治先走。

菊治進入隔壁房間。點心盒、送來的茶具盒、客人的行李等，零亂放置；下女在後頭水屋①

洗東西。

近子進來，屈膝坐在菊治面前：

「如何？小姐很不錯吧。」

「是那個帶千羽鶴包巾的小姐嗎？」

「包巾？我不知道有什麼包巾。剛才站在那裡的漂亮小姐啊。稻村先生的女兒。」

菊治含混點頭。

「你竟然注意到包巾這種奇怪的東西，倒真不能小看哩。我還以為你們一起來，正爲這巧妙的安排吃驚哪。」

「說什麼嘛。」

「來的路上碰見，也算有緣啦。稻村先生，令尊也認得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是橫濱的生絲商人。我沒有告訴那小姐今天的事，你可要仔細瞧瞧。」

近子的聲音並不小，菊治擔心會傳進隔着一扇紙門的茶會席。近子驀地把臉湊過來：

「不過，有點麻煩。」

隨即放低聲音：

「太田的太太也來了。女兒也一道來。」

● 水屋：設在茶室角落，清洗茶具的地方。在寺院則爲洗手房，供進香客洗手、臉之用。

接着一面窺看菊治的臉色，一面說道：

「今天，我並沒有邀請她們……。這種茶會，任何路過的人都可以來參加，剛才還有兩對美人順道進來哩。真對不起，太田太太聽到消息趕來，又有什麼辦法？當然她不會知道你的事。」

「我今天也……。」

菊治想說，今天不算相親，卻沒有說出口。喉頭彷彿僵硬了。

「不該的是太田太太，你可以從從容容進去。」

菊治對近子的這種說法頗感不悅。

果本近子和父親的交往並不深，為期也很短。在父親去世以前，近子隨叫隨到不斷出入菊治的家。不僅舉行茶會的時候，連一般宴客時節，也到廚房來幫忙。

若說男性化以後，母親還會嫉妬，那就未免滑稽得要令人苦笑了。後來母親一定也察覺：父親看過近子的痣，但那時已事過境遷，近子更乾脆裝出忘記一切的樣子，站在母親後面。

菊治不知不覺間也瞧不起近子，常使性子。慢慢的，幼時令人窒息的厭惡也沖淡了。

近子的男性化，和她成為菊治家隨便支使的人物，可能就是她的生存方式。

靠着菊治家的關係，近子成了茶道師傅，略有名氣。

父親死後，菊治想到近子只因與父親有過那麼一段無常空幻的交情，便完全壓制自己的女性徵，不禁湧起淡淡的同情。

因為受到太田夫人問題的牽制，母親並不十分敵視近子。

茶道的夥伴——太田去世後，菊治的父親受託處理太田的茶道用具，才與未亡人接近。

最先把這件事告訴菊治母親的是近子。

近子當然袒護母親，卻袒護得有點過分。近子時而跟踪父親，時而到未亡人家裏，提出嚴厲的警告，彷彿她的嫉妬已從地底噴出火來。

母親個性內向，不喜歡家醜外揚，似乎被近子煽火似的多管閒事嚇住了。

在菊治面前，近子也向母親大罵太田夫人。母親不高興，但她卻說讓菊治聽聽也不妨。

「上次去的時候，我痛罵她一番，有孩子在偷聽，因為啜泣聲從隔壁房傳了過來。」

「是女孩子？」母親緊鎖眉頭。

「是的。據說十二歲了。太田太太真有點兒低能哪。以為她要去罵孩子，想不到竟然過去把孩子抱來，放在膝蓋上，坐在我面前，想要跟孩子一起哭給我看。」

「孩子不是很可憐嗎？」

「所以，孩子也可以用做責備的工具。孩子已經完全知道母親的事。圓臉可愛的孩子哪。」
近子望著菊治：

「我們的菊治也可以向他父親說些什麼呀。」

「請別太過分。」母親終於責備。

「太太，你不要隱忍啦，最好狠下心來，全盤托出。太太你瘦成這個樣子，對方卻胖得膚色光澤。雖然智能有點不足，她還以為只要嬌柔痛哭一陣就行了呢……。首先，她還端端正正把亡

夫的照片擺在接待你先生的客廳裡。你先生竟能默不吭聲。」

太田夫人挨了這一頓說，菊治父親去世後，她居然還帶了女兒來參加近子的茶會。

菊治一陣寒顫。

儘管近子說今天沒邀請太田夫人，可是父親去世後，近子和太田夫人竟然有了來往，菊治頗感意外。也許還讓女兒跟近子學習茶道呢。

「要是討厭，就讓太田太太先回去好啦。」

近子望着菊治的眼睛。

「我倒沒關係。如果對方要回去，那請便。」

「要是這麼機靈，你父母也不致於受她折磨了。」

「可是，她女兒也一起來吧？」

菊治沒有見過未亡人的女兒。

菊治覺得跟太田夫人同席會見那帶千羽鶴包巾的小姐，不太好；在這兒跟太田的女兒第一次碰面，更討厭。

可是，近子在耳旁喋喋不休，使菊治的神經大受干擾。

「反正，她們都知道我來了，我也無法藏起來。」

說罷，菊治站起身來。

從靠近壁龕那邊走進茶室，坐在入口處的上座。

近子趕過來，澀澀地介紹菊治：

「三谷先生，是三谷先生的公子。」

菊治隨着再度行禮致意，擡起臉，小姐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菊治有點怯場。和服的繽紛色彩滿溢雙眸，一時分不清什麼人來。

看清後，菊治才發覺自己跟太田夫人正面相對。

「哇！」夫人說。在座的人都聽得見，聲調坦爽而親切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，久違！久違！」夫人接着說。

然後輕輕拉着身旁小姐的袖邊，要她快行禮問候。那小姐似乎頗覺爲難，紅着臉低頭行禮。

菊治深感意外。夫人的態度看不出絲毫敵意與惡意，親切之至。與菊治意外的邂逅，使她非

常高興。夫人彷彿忘了自己在全座中所處的立場。

小姐仍然低垂着頭。

夫人發覺後，雙頰慢慢泛紅，仍然用想靠近菊治、欲有所言的目光，望着菊治：

「你也學茶道嗎？」

「不，我從來沒有學過。」

「真的嗎？可是茶道世家哪。」

夫人似乎感慨萬千，眼睛濕潤。

從父親葬儀舉行後，菊治不曾見過太田的未亡人。

她跟四年前幾乎沒有什麼不同。

白皙的長頸和不相稱的圓肩沒有變化，體態比年紀要輕。和眼睛比起來，鼻子和嘴巴要小得多。仔細瞧，小小的鼻子，形態優美，含有笑意。說話時，下唇往外稍突。

小姐長頸圓肩繼承了母親。嘴巴比母親大，緊緊抿着。母親的嘴唇比女兒的小，顯得有點滑稽。

小姐的黑眼珠比母親大，目含悲緒。

近子望望爐裡的炭火，說道：

「稻村小姐，弄碗茶給三谷先生喝怎麼樣？你還沒學過茶道禮法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帶千羽鶴包巾的小姐起身走過去。

菊治知道那小姐坐在太田夫人旁邊。

可是，菊治見了太田夫人和太田小姐後，避免移目去看稻村小姐。

近子讓稻村小姐表演茶道禮法，想必是爲了好讓菊治看她。

小姐從鍋前回首看近子：

「茶碗呢？」

「這個嘛，就用織部瓷①好啦。」近子說：

「那是三谷先生的父親喜愛的茶碗。是令尊送給我的。」

覺。

放在小姐面前的茶碗，菊治頗覺眼熟，確是父親用過的茶碗。是父親從太田夫人那裡得來的。亡夫喜愛的遺物從菊治的父親傳到近子的手上，又在這茶會上拿出來，太田夫人不知有何感覺。

菊治對近子腦筋的遲鈍頗感訝異。

若說腦筋遲鈍，太田夫人也夠遲鈍的了。

3

那小姐大概不知道近子的用意，近子想讓菊治看帶千羽鶴包巾的小姐。

小姐從從容容依茶道禮法沏茶，而且親自送到菊治面前。

菊治喝茶後，望了一眼茶碗。是黑織部茶碗，正面上白釉的地方，用黑色畫了幼蕨。

「眼熟吧？」近子從對面出聲說話。

「嗯。」菊治含混地說，把茶碗放下。

「那蕨草頗能顯示山村的韻致。這種茶碗最好用在初春，是令尊用的。現在拿出來，雖然有點不合時宜，不過用它泡茶給菊治先生，也很不錯。」

●織部瓷：日本天正年間（一五七三—一五九一），茶人古田織部令兄張國（今愛知縣）瀬戶村赤津的陶工特意燒製而成的陶瓷。因釉色不同，分黑褐色與綠色等種類。

「呵，對這茶碗來說，家父僅暫時擁有，並不算什麼。這是利休^①從桃山時代傳下來的茶碗。幾百年來，許多茶人（茶道中人）小心珍重地傳衍下來。以此來說，家父就不算什麼啦。」

菊治說着，有意忘掉這個茶碗的因緣。

從太田傳給太田夫人，從太田夫人傳給菊治的父親，再由菊治的父親傳給近子，而太田和菊治父親這兩個男人都死了，兩個女的卻在這裏。僅此也足以顯示這茶碗的奇妙命運。

太田夫人、太田小姐、近子、稻村小姐及其他小姐，又在這裏把這茶碗放在唇邊，或用手撫摸。

「我也想用這茶碗喝一喝，剛才是用別的茶碗。」太田夫人突然這麼說。

菊治又吃了一驚。到底是傻楞呢？還是不知羞恥？

菊治覺得俯首不語的太田小姐很可憐，不忍心看她。

稻村小姐又爲太田夫人沏茶。全座的目光注向她，稻村小姐也許不知道黑織部茶碗的因緣，仍然依照所學的禮儀沏茶。

手法乾淨俐落，姿態端莊，由胸至膝流露出的一份高雅的氣質。

嫩葉的陰影投映在小姐身後的紙門上，華麗長袖和服的肩和袖上彷彿反射出柔和光芒。頭髮似乎也閃閃發亮。

① 利休：即千利休（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一），千家流茶道的始祖，曾出任豐臣秀吉，獲食邑三千石，後觸怒秀吉，被迫自殺。所謂桃山時代，即豐臣秀吉時代。